

九

經

疑

難

九經類義卷一

總叙

六經輔成王道

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機存乎易得失之鑒存乎詩是非之變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人人入手六經則能服以法度之言察安危之機陳得失之鑒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志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得何求哉至於扣諸子獵群史以覩異同質成敗非求道於斯也

范文正公文

五經辭異道一

五經之道①可以潛而②示③示④終⑤終⑥終⑦可畏而⑧可樂⑨禮嚴而不可踰其辟不同其為道一也世之學者常為祿利毀譽之所怵得之則止是以志之而不能詳學之而不能極其義知其文而不能知其道故五經之道益微嗚呼安得外祿利責毀譽之人而使之學哉

享清且湛水文

六經各有指趣

夫立君臣設尊卑杜將漸防未萌莫過乎①禮哀王道傷時政莫過乎②詩尊陰陽示悔吝莫過乎③易明善惡

察廢典吐辭令莫過乎春秋量遠近賦九州莫過乎
書和人情動風俗莫過乎樂治刑名審法術莫過乎
商韓載百王紀治亂莫過乎史臣孟軻之徒潤渚其
間世人見其才易登其意易過於是家著一書人書
一法雅人君子投筆研而高視矣蘇文

五經各有文體

自夫子刪述而大寶啓曜於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
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創義既誕乎情性辭亦
近乎文理故能開學養政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
聖謨卓絕墟宇重峻吐納自深譬萬鈞之鴻鍾無錚

錄之細智矣夫(易)惟談天入神致用故繫稱旨遠辭
文言中事還韋編三絕固括人之驪淵(書)賈紀言而
詰訓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書曉然故子夏歎書昭昭
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詩)主言志
詰訓周書摘風裁其藻詞誦諭溫柔在誦最耐哀矣
禮以立體據事章條纖曲執而後跼抹投片言莫非
實也(春)(秋)辦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鵠以詳備成文
雉門兩觀以先後跼旨婉章志晦源已遠矣(尚)(書)則
覽文如詭而尋理則暢(春)(秋)則觀辨立曉而訪義則
應此聖人殊致表裏異舛

別錄文心雕龍

兩漢傳授六經

班固有言漢興言易自淄川申生言書自濟南伏生
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
言禮則高堂生言春於齊則胡毋於趙則董仲舒
此西京傳學之始也范曄至言先武中興立五經傳
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書歐陽大小
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戴小戴春於齊則轅固凡十四傳
士太常差以掇領焉此東京之將立於李官者也其
存於今者孔安國之書毛鄭之詩康成之禮公羊穀
梁左氏之春秋傳易之李兩漢無存惟晉王輔嗣之

說行焉若議其優劣自漢而下傳經之李存於今者
止有數家安得盡知諸家之優劣哉傳而不經者諸
家之說間有之矣經而不傳者不可得而知也初書
惟有啟陽禮后食易楊立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
復立有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
春秋至元帝立京易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
禮古文尚書兩漢儒林傳

河間興明六藝

周室衰道德廢五帝三王之文漂淪散失弃置不省
重一暴秦害聖典疾格言燔詩書屠術士誅禮樂者

諸之狂惑術仁義者諸之妖妄難戒先聖之道譬絕
殆盡然後懔其欲雖有博雅君子心誦腹藏壁局若
鐫濟秦之險以通於漢者萬無一二者漢初挾書之
律尚存歿而除之亦未尊錄先王之道皎皎而不熄
也無幾矣河間獻王生為帝子又為人君愛古博雅
專以聖人法度遺落為憂聚殘補缺校實取正得周
官左氏春秋毛氏詩而立周禮者周公之大興毛氏
言詩最密左氏為春秋相為表裏三者不出六藝不
明微猷王六藝曠乎

司馬溫公文

六經先後有序

夫詩以道志禮以道行書以道政樂以道和春秋
以直法易以直變此六者先王之所教而先後有序
表裏相發未有偏廢而能識道之全也故孝之序興
於詩所以出辭氣立於禮所以動容見言行成矣於
是發之以書施於政矣然後成之以樂可與權則齊
之以春秋知命則終之矣易要之始乎為仕終乎為
聖人故孔子之教鯉先告之詩以發其言又告之禮
以立其行進士而止今庠序所教設科所取止一一
經自占故治詩者不問禮學易者不知書其進無序
其取無類雖高才合聞而上无統之則將自廢於傳

人之中單見諛聞僅各一藝之章句則自以為足古
之學者九年知類通達漢儒之專門猶曰三十而立
經立也

嘉猷集

六籍儀行萬世

夫聖人之為文為經約乎史贊易近乎象詩書止乎
刪禮樂止乎定春秋止乎修然六籍儀刑乎千萬
世百王更命迭號莫不由是大也其幽幽於鬼神其
妙妙於元造後之人苟而不得行次句釋者猶萬物
但被元造之化者耶故萬物但化而已不知元造之
源也故詩得毛公書得伏生易得楊何禮得二戴周

官得鄭康成揔其微言鉅其大義幽者明於日月與者廓於天地然則今日講習與決釋之功不啻半矣其文得不弊乎其訓得不悖乎

唐文粹

古今通經篇目

緇衣之篇公孫左子所作玉制之篇漢文博士所作唐人謂中庸四十篇則可疑豈特月令齊國子賦幣之柔矣之詩鄭子駟賦黃河之清之詩今皆无存則詩之逸多矣揚子雲謂酒誥俄空焉至隋始能足之則書之逸也多矣至趙岐以孟子玉璫玉玪之文杜預以念茲在茲之文反為逸書今大禹謨君牙

尙有此語不知二子何為而有是言也按安國為傳在武帝之世二子之前也豈歷東漢西晉之時而書或有逸也

三代經籍事業

三代以上有六經之事業而死六經之籍後世經籍雖備而事業不明於天下古者聖君在上賢臣佐之其發之語言頒之詔誥著之典章法度无非道德性命之理是以士乎其時者孝友睦姻任恤是為礼樂射御書數是習智信聖義中和是行家家稷契人人早變雅武夫鄙人之所為有後世公卿所憚而謂者

譬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視以為不為希世絕俗之事此所謂死六經之籍而有六經之事業者此也自茲以還天地大全裂於多岐之見古人本體分為一曲之私百家諸子之季與夫佛老荒唐之書雜出而並傳於世是非混濛邪正雜糅而士之季者日夜疲精勞思深傳動亦至矣然而文雖豐衍死一貫之理又不慎擇而守約之由是曰用愈勞智通愈遠正如弃通衢入於山徑之蹊前臨大澤而旁叢荆棘曾死遂蘆託宿鳥况居天下之廣居乎此所謂經籍雜備而事業不明於天下也

六經取喻元氣

六經之作所以傳大道而垂教万世其書後天地而
生有以備載乎天地之始書先天地而卑而逆知乎
天地之終如彼一元之氣周流乎天地之間指一尚
翹認一蠢動而語人曰此元氣可乎嗚呼後世之士
不能採聖人述作之意隨經專門轉相忌克矛盾相
攻蜩蟬曉噪六經雖不傳一貫之道而同室之人等
於胡越回視一貫同歸之道若七國之民南北瓜分
提身干戈劍戲之間追念先王一統之治國无異政
家无殊俗若在雲霄之上矣

六經取譬六脉

書有六經猶身之有六脉也六脉失則喪人身六經失則喪人心元氣不可見故散之六脉使人之由脉以知氣大道不可見故布之六經使人由經以知道六脉不同同屬乎元氣六經不同同歸乎大道嗟夫聖人沒大道蝕諸子興六經判傳注波騰專門鼎沸守詩書守禮樂者不達易春秋矛盾相交黨同伐異春秋一經也而三傳相反六經可知矣歟向父子也而議論異同餘人可知矣孟軻聖人著書立言鐸振斯文羽翼吾道六經與府兼通並貫趙

岐何人也輒謂其尤長於詩書夫六經一理爾豈有長於此而不長於彼耶趙岐之言幅裂大道六經之判岐亦不能无罪耶

六經所本在道

經所載者礼所本者道道出而為理理出而為事篤孝聖人之經而不知推之行事非深知經也不在於言而在於意不在乎意而在乎道道苟能明則忘言如筌蹄道苟不言則守其言如糟粕

六經所得在意

聖人之經所以載道而示天下後世雄渾謹嚴閑深

浩博有若天鳥雖日星回旋雲霧騰鶻言上覆而
其所以幹旋運動者不可俄而度有若地鳥雖山岳
雄峙江河競注噴然下載而其所以翕闔變化者不
可俄而測且莫高於天莫厚於地而聖人之經實則
之哉冠博帶洋：絃誦之者自然超然媚悞於方寸
而區：之其言不能曲尽其意乃異其自得是以管
窺天以蠡測海也茲亦惑矣故風賦比興雅頌六者
詩之義也徒徇其義而不研乎箴規美刺之情則詩
之所得抑末矣典謨訓誥誓命六者書之文也徒泥
其文而不熟攷乎古今治亂之原則書之所系抑末

矣徒知卦爻彖辭為(易)之辭而不則陰陽變化之秋
理則得於易者幾何徒知盟會侵伐為(春)(秋)之辭而
不究褒貶賞罰之原意則得於春秋者幾何知(樂)之
本固不在於刑名度數也知(樂)之本固不在於聲音
節奏也

春秋與易名家

(春)(秋)之書非一家言也孝孺以是明水旱螟蟲之變
不疑以是明方遯之詐利向以是明陰陽消長之理
子駿以是明宗廟昭穆之異所得者皆不遺經之迹
而止而得其意而不泥者仲舒也三策發明天人之

蘊莫不尊聖人而非諸子尊三王而黜五伯寧不近
於經耶易之書亦非一家李也趙賓作易係而非古
法貴直長卦筮而亡章句延壽以獨得隱士之說而
立異黨孟喜以詐得枕膝之傳而疑諸儒所得者亦
不過經之迹而止耳得其意而不泥者楊子雲也太
元之作覃思天文張衡見之遂以為占五經相疑寧
不類於經耶降及東都鄭元以名世通儒囊括大典
為時常雄李士大夫非兄弟慎則父康成也故其箋
解文辭鮮有不戾於經者如蔽於維師尚父之義且
以為可尚可父蔽於車三千之義且云美卒盡起

至以於物為鴈羸物為虎豹且不知鴈不足以盡羽
物而羸羸之屬甚者周誥之辭句語不別

荀揚與韓談經

(荀)卿之談經則主於學故曰禮之於文樂之中
和詩書之博春秋之微(揚)雄之談經則主於下故曰說天
者莫辨乎(揚)說事者莫辨乎(書)說体者莫辨乎(礼)說
志者莫辨乎(詩)說理者莫辨乎(春秋)(韓)愈之談經則主
於文故曰周誥商盤屈曲聳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
易奇而法詩正而葩至太史論論其所長班孟監明

其所本

顏子未嘗言經

孔門群弟所謂條然者顏氏之子而已故德行則為之先聞道則德之卓想其優游寢室深得聖人之奧也然而言詩則告往知來獨擅於子貢在顏子則不聞一言以發明於三百篇之中何耶言書則高宗不言善問於子張在顏子問不聞一言以指論於百篇之義何耶六十四卦之書未嘗以見於講究而作為易傳於世乃反歸于子夏何耶三千之儀未嘗一形於問難而知禮之美以和為貴乃反歸於有若又何耶以至下而賁羊豷者尤如避席趨隅以集

為問而乃冠於四科而其言反不及於樂又何耶豈
五經不足以惟求者歆其韻子不逮於數子歆

楊雄著書擬經

楊子元作太元或有贗王之譏後世之士見雄如此
若習鑿齒之作春秋白居易之續湯征東舊補亡緯
之詩顧況補上古之什王通修元經而續詩書紛
籍、相亂六經皆雄啓之也僭王罪之不為過也

學者在求經旨

天之高遠且不可度也智者以巧歷索之而千歲之
日可坐而致也地之廣大且不可測也智者以土圭

學者在通經術

聖人以躬行者易泯而心達者難著故刪詩書定禮
樂修春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節樂以道和
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以六經而遺天下來者
詳且博矣然天下之士目迷與日月之勤勞心貪於
章句之重複口窮於誦習之精貫外誘乎科舉之進
取多思廣記狀摘要會以待有司之問夢聖人之
意洪大高明如日常晝如月照夜莫能奉首一觀光
耀一自開其龔昏故至於臨務應繁酬酢有為之際
一皆出於私見之自然而六經之博徒為文具而莫

知所措然則士非不動經動經而不明義明義而不
達道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則詩固可以言矣迎之
事父以致其孝遠之事君以達其忠外之四方不辱
君命之重大明王之德意以閱益百姓之心此詩之
術也不學禮無以立則禮固可以立矣處為疑而不
懼當險難而不能安不怵於富貴之儻來不趨於貧
賤之困躓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此禮之術也仁
義禮智根於心思發於聲色四體不言而喻日新而
焉可已此樂之術也內之治己如其子知五事外之
人如皋陶之九德堯舜之致治禹益之贊襄文武之

經營周趙之輔佐參之以事上攻之以治民此書之
術也成性存、內之入道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外
之出義則齊戒以神明其德此易之術也尊獎王室
而退臣室柄威重中夏而外夷狄褒貶盡万世之公
是非存不朽之實此春秋之術也

史離六經旨意

聖人作經以傳直万世垂之无穷豈遠人情哉後世
莫不淺聞之士求之太過泥之太拘以為聖人之文
章非復天下之言也私意臆決史離蔓延言愈久而
道愈不見譬夫法令奇章先王所以待天下者未嘗

不垣然畫一欵家至而戶曉難犯而易避也及夫吏
胥侮之上下其手輕重其情制千機百竅使天下重
目側足莫得其端豈立法之故歟

訓注六經得失

傳（易）者數百家皆著易傳各有得失唯王弼之注獨
冠今古江左諸儒並傳其本其失蓋（晉）之李則蔡
大宋巢倚賞（魏）顧胤並為旨義旨趣因循義皆淺略
雖孔安國之注其得居多（詩）之李則申公勝芳於鄒
郢毛戊光價與河間賈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
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各魏兩河之間為義

疏者輩出劉焯劉光伯時為殊絕然負恃才氣輕鄙
先達而有詳略之差未為盡美毛鄭二家注解箋譜
互有得失(禮)之季自子思作中庸公孫述子作緇衣
呂不韋脩月令漢之時博士祿王制則(禮)雜漢儒之
季不可考明大小二戴共氏分門王鄭二家同經異
注皇甫侃能安二家尤見於世能之失皆本經而引
外義皇雖章句詳正至尊鄭義而不純矣(春)(秋)
之季謂左氏好惡友聖人同而不知其解經疎而失
之誣二傳雖密於解經而日月五始三諱亦已失
失(周)(禮)之季始於漢成流歆而成文康成謂之六國

陰謀之書謂之末世不驗之典疑信相傳而鄭與爻
子衛次仲價景伯馬季長等皆作周礼解詁而康成
長於制度之季以五傳授之大略也(易)輔嗣有略例
(詩)康成有譜(春)(秋)左氏有凡例皆其長也至王弼
注譌之九三義不本於上繫杜預解遇艮之八數獨
取占季若康成而不知周官之六德賢如仲舒而本
公羊之五始則其失也又有見於此矣

論經莫泥章句

如皇甫湜之論書(與)楊乃謂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
謂奇矣遂奉執戰于野其血元黃見承負塗載馳

一車突如其未如等語以爲易文之可如此如陸龜
蒙之論易與春秋乃謂易不獨純古而微春秋不獨
純直而淺遂卒初筮告再三瀆：則不告之類以爲
之語未嘗不淺卒考仲子之言初獻六羽之類以爲
春秋之語未嘗不微此陸龜蒙論經之語也如李翱
之論詩與書乃謂詩之辭未嘗必於對書之辭未嘗
必於易遂卒憂心悄悄：愠于群小之言謂詩非必對
朕聖謠說殄行之言謂書非必於易此李翱論經之
辭也是三者雖能闢當時言經之泥而不能以經之
理而折之乃復從而卞於章句之中以較其微淺難

揚止所謂楚則失之者亦未為得也

學經莫泥疑難

言(易)則卅七翼十翼言(書)則分六牀十牀言(詩)則有
牀用之說言(周)(禮)則疑三百六十之外猶有餘官魯
不知此皆可略也六經之道貴在同歸而已(易)不過
明簡易之理與民同患(書)不過明帝王之制以為執
乾(詩)不過述治亂之迹以陳美刺(周)(官)會官府之聯
率邦治所以統天地之心明聖人之道也天以道六
聖人聖人見經然後知王治之象聖人以道示賢人
賢人見經以知人道之務

後世求經之失

書分爲三詩分爲四春秋分爲五易有數家之傳至
於禮也樂也亦紛々而不可考昧於詩者泥於五際
七情昧於書者溺於洪範災異言步者乖離怪誕不
知天人之際而流入於卜筮言春秋者苛細刻核不
知筆削之公而流入於法家言禮樂者不知制作之
意而流於鍾鼓五帛之煩文末節父子天性也至有
異同之論兄弟同氣也至有詆毀之非操予而不相
莫少矣

後世訛經之失

讀易未辨卦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識篇
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得周南召南已謂
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識十二公已謂三傳可
束之高閣口傳耳受翕然成風不復覩聖人用心到處
六藝折衷夫子

六經自秦火煨燼之餘至漢文帝始除挾書之律濟
南伏生口以授書使遺編斷簡僅免彫散不為無力
於折中無補也晁錯獲傳伏生之學復於誣誦以示
博洽不為無功於折中無補也武帝得公孫世謂明
春秋推漢庭第一以鈞爵則有功於折中無補也王

臧以文學獲罪由一言不合有忤太后於黃老則有
功於折中無補也二劉紛爭父子同氣不能相忍一
藝入於忿爭矣翼奉以五際明詩至六情十二律之
言類巫瞽之學一藝入於空虛矣李尋以洪範上陳
災異推驗吉凶取必於人一藝入於災異矣京房以
卦律召氣涉於迂誕若不忍通一藝入於占卜矣何
休謂清亂不驗之典遂自為無用之書一藝入於迂
闊矣蔡邕以月令推考度数一藝入於度数矣董仲
舒謂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請非六經者禁之鄭氏謂
寧道孔聖誤不言鄭服韓退之謂漢儒百孔千瘡隨

補隨壞雖未必補其弊實然何司馬不知其弊也

五經所以簡易

楊雄法言以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
文離曰文離所以為簡易也已簡已易焉文離今
以五經考之說天者莫辨乎易而鬼神象數陰陽剛
柔無所不在說事者莫辨乎書而詰誓號令征伐刑
賞訓戒無所不備說軀者莫辨乎禮而朝覲燕享冠
婚喪祭無所不具說志者莫辨乎詩而美刺箴規安
樂哀怨無所不盡說理者莫辨乎春秋然而是非逆順
進退予奪無所不載雖浩浩渾渾、數千萬言而精要

歸一至當無二君子自其本而求之若執璇璣以定
天運攬全要以知方來夫何文離之有然則(易)雖深
也知其明吉凶悔吝而已(書)雖遠也知其陳安危治
亂而已(禮)雖煩也知其定君臣上下而已(詩)雖多也
知其詠情性風化而已(春秋)雖微也知其正善惡功
罪而已故得其道言可遺也見其心書可忘也然則
始學之也如象緯雖衆不可闕一宿宮商雖雜不可
去其一聲苟損益其一言則必贅而虧矣豈遽憚支
離而遂非聖人之經乎漢之儒者去聖益遠異論蜂
起論(易)者惑於卦變習(書)者膠於符命說(禮)者拘於

名數述(詩)者睨於魚蟲傳(秋)者競於日月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故雖司馬子長之才亦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殊不知繕其輦悅是誰之過歟

論惟五經為辨

揚雄法言或問五經有辨乎曰惟五經為辨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禮)說志者莫辨乎(詩)說理者莫辨乎(春秋)舍斯辨亦小矣且五經之作通之所在也發性命之微立仁義之統幽探議陰陽顯係諸政事大本諸人情微根諸物理闡

百聖而不慚敵天地而不恥能言之類莫能加也又
豈特辨是非以正愚衆而已明終始五德之論推五
行災異之變則言天者古非無人也若夫連變化之
妙通神明之德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則惟《易》為
辨焉陳治安之策抗時政之論則言事者古非無人
也若夫記久明遠牽綱撮要使帝王之制坦然明白
則惟《書》為辨焉約二雅之儀善內臺之記則言體者
古非無人也若夫明尊卑定貴賤使小大顯微各得
其理則惟《禮》為辨焉遇放絀而作離騷之辭懷感情
而逐長沙之賦則言志者古有人也至於傷不及哀

怨不及怒是非美刺皆止乎禮義之中則說志者惟
詩為辨矣發墨守之堅去矛盾之議則言禮者古有
人也至於名分之嚴褒貶之功以為禮義之大宗則
說理者惟春秋為辨矣

六經之通同歸

班固作禮樂志稱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今
以六經考之言各有所主謂之文因其時而制作謂
之事由是而以經濟天下者謂之道詩言志書合事
務以明天命春秋定褒貶禮辨尊卑樂導和平茲其
言各有所主而其文之不同也詩因婦人女子小夫

賤隸列國大夫而作書因君臣賡歌世訓而作詩更
三聖明道德吉凶而作春秋因獲麟而作禮樂周公
相成王守成而作茲其因時制作而其事之不同也
然同是堯舜禹湯同非桀紂同可以修身同可以齊
家同可以治國同可以平天下茲道之所以同也

六經通天人備

唐藝文志以六經之道簡言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
久而益明自今觀之天人之道具於聖人之心而聖
人之心見於六經之書天之道奚道哉陰陽之妙鬼
神之祕四時寒暑之推移與夫吉凶禍福之報應者

建天之道也論天之道初若與人不相為謀然而相
因相成之際無適而非人焉人之道奚道也父子君
臣之倫仁義道德之實與夫紀綱法度見於日用者
是人之道也論人之道初若無預於天然而性曰天
性命曰天命然而無適而非天焉由是言之言天而
不及人是誣人也失之於太高者也言人而不本天
是賊天也失之於太卑者也愚足謂純全之道哉夫
子之心卓然有以貫通于此六經未作之前夫子固
已默存於心矣謂夫子一於知天耶夫子曰推而行
之存乎人是夫子之心未嘗一於天也謂夫子一於

知人也夫子言性與天道是夫子之心未嘗一於人也
天人之道備於夫子之心不免施之當時於是率
而託之六經然現六經之書亦足以見聖人之心是
故○易言剛柔陰陽之變消息盈虛之理者天之道而
三百八十四爻論君子小人之進退則有以盡乎人
言治亂得失之迹國風雅頌之體者人之道也而
三百五篇吟詠情性亦足以動乎天○春○秋取陰陽之
中以寓其褒貶之法者天道也而侵伐盟會朝聘往
來之際則率而屬諸人焉○書紀典謨訓誥之文政事
因革之迹者人道也而秩叙命討之類則率而屬之

天馬至^禮^樂之文鍾鼓玉帛之具雖曰無預於天而中和之道合於元化所謂天之道未嘗不具載於中然則由千載之下考千載之前聖人之心舍六經無以見之矣

六經通久益明

六經之道包羅天地該括治亂然大要極濟生為三綱五常之主載之天下歷之萬世其道粲然王通續經揚雄太元皆造險怪之詞文淺近之說以僥倖於一再之傳其書在燎原之火曾不終朝湮滅

六經致治成法

前漢儒林傳以六藝王教之典籍先王所以明正人
倫致至治之成法且聖人之心憂天下深遠至治之
法未傳不朽先王盛時大中至正之道行于天下故
至治之法一成不壞當晚周盛治不見成法已壞乃
著六經以詔來世使三五之治可行六藝未作至治
成法散在天下六藝既作至治成法聚在六藝夫子
若曰法始伏羲而成堯至周大備不幸而壞於幽厲
東遷因仍不返乃叙書以斷堯典稱樂以治詔舞叙
王化之詩綴周之禮止名分明吉凶經而致之權而
示之夫子以治法而寓六經是宜萬世常見太平之

治尚君臣之始皇又灰之嗚呼夫子以匹夫之微致
于前秦以天子之尊壞于後至尚刑名雜霸釋老寂
寞又何怪先王之治不及

六經統天地心

康衡上疏以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且通天
下一理尔在人非不足在天地非有餘顧天地有之
而人者不能自明之尔聖人憂之尽取天地之理而
備載於典籍事之在教化者統之於詩理之在政事
者統之於書其在陰陽者統之於易其在名分者統
之於春秋而其在中和者又統之於礼樂凡六經之

作囊括天地了無餘蘊統之有宗會之有原非於六
經之外別有天地之妙理也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
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天地之心即人之心人
心之所同然者理也則天地之心豈能外於理乎天
地之理即人之理人理之所可具見者六經也則天
地之理豈能外於六經乎理之在天下其用仁義忠
信其法慶賞政刑其民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桑
麻以為衣宮室以為居米粟魚鹽以為食養生送死
以為恩此人之理也亦天地之理也其流在人心而
其原在天地之心也國風雅頌之什統是理於教化

爾典謨訓誥之辭統是理於政事爾炎象吉凶以導其陰陽筆削褒貶以記其名分其中存於威儀等差之記其和載於音聲節奏之文六經既作理在其中蓋自仲尼反魯之後而天地之心有不得逝而皆存者孰謂其為先王之陳迹古人之糟粕耶堯舜禹湯達而在上順地之常理以遂天下之願有六經之治而六經之言故其統天之心在於治仲尼窮而在下載之空言以俟後之有為者天地之心

見於言杏壇未蕪竹簡未煙而天地之心著

乎天下後世何其幸也嬴秦之灰已冷漢壁已傳而

天

於諸儒之口天下後世何其不幸也公

孫洪張禹持位

地之心晦於祿利劉歆夏

侯建更相非難天地之心晦於

公仲舒韋賢

史高各持其說而天地之心晦於明黨李尋翼

丘京房各售其長而天地之心晦於技術趙賓茲茲
博士徇曲則天地之心晦於巧慧矣叔孫綿蕞制氏
聖錡則天地之心晦於苟且矣

九經疑難卷一

九經疑難卷之二

周易

三易莫如周易

夏曰連山以艮為首商曰歸藏以坤為首周曰周易以乾為首闡幽者易之仁微顯者易之智連山象仁而言也歸藏以其藏諸用而言之也仁則能常而不能變智則能變而不能常能微能顯能變能常其惟易之道乎所謂周易也言周以見無所不該言易則雖常而能變雖變而不失其常夏得統於人山者靜而養乎物有仁之道而仁者人也商得統於地歸藏

者地之事周得統於天天則無所不運易曰無山艮
傳曰遇艮之八謂之連山以艮為首矣易曰坤以藏
之記曰我觀商道吾得坤乾焉謂之歸藏以坤為首
矣易曰乾坤其易之門又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中
謂之周易則以乾為首連山言仁之歸歸藏言知
之用周易言德用之無不周此三代之易也然卦之
數皆不尚於八卦之別皆不尚六十四

歐陽文忠公曰前史謂秦焚三代之書易以卜筮
而得不焚及漢纂群書類多散逸而易以故最全
及李者傳之遂分為三一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

傳之孔子卦象文彖與文言說卦等離為十二篇而說者自烏章句易之本也二曰焦贛之易無所師授自言得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之言不類聖人之經三曰費直之易亦無師授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凡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易比五經其來最遠自伏羲畫卦下更三代別為三易其變卦五十有六命名甚殊至於七八九六筮占之法亦異周之末世夏商之易已亡漢世雖有舊藏已非古經今書三篇莫可究矣獨周易時更三聖世歷三古雖說者各自名家而聖人之法

天地之蘊則具存矣 廬陵文

周易一名三義

夫易者變化之揔名改換之殊稱自天地開闢陽陽
運行寒暑迭來日月更出乎萌庶類亭毒群品新々
不停生々相續莫非資變化之力換代之功然變化
運行在陰陽二氣故聖人初畫八卦設剛柔兩畫象
二氣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謂之為易取變化之義
既義揔變化而獨以易為名者易紅乾鑿度云易一
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
德也光明四通簡易立節天以爛明日月星辰布設

張列通精無門藏神無穴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其
易也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
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移能消者息必壽者敗
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
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鄭玄依此義作易贊
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
易三也故係辭云乾坤其易之蘊邪又云易之門戶
邪又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
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易簡之法則也又云為道
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

可為典要唯變所適此言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
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
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崔觀劉
貞簡等並用此義孔穎達疏

更三聖始明備

自伏羲畫八卦而易之道始肇文王周公重卦象爻
辭而易之道始明夫子作十翼而易之道始備故嘗
曰加我嘗年五十而學易亦可以无大過矣及晚而
讀之至於韋編三絕夫以夫子之聖宜於易之道固
已深明而洞達不待歷年之久精思熟慮

今乃尔者是知易之為書誠不易攷雖吾聖人亦未
易

三聖不能加損

人更三聖世歷三古而其書始備然亦因其自然而
已八 伏羲不能有所加損也因河圖之數而
布之尔六十四卦 王不能有所加損也因八
卦之象而重之尔彖象係辭 孔子不能有所
加損也因六十四卦而釋之尔是知河 易
之數已具文王未重而易之用已存孔子未係而易
亦以自然之理與天地而為終始也

古今名象傳授

昔安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因
而重之為六十四卦及乎三代竄為三易晏曰連山
商曰歸藏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又作文辭
孔子為彖象係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而子夏為之
傳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
河內女子得之漢初傳易者有田何之授丁寬以授
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讐東海孟喜琅瑯梁丘賀由
是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有東郡京房自云受易於梁
國焦延壽別為京氏學嘗立後罷後漢施孟梁丘京

氏凡四家並立而傳者甚 漢初人有東萊賈直傳
易其本皆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授沛人高相相
以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故有賈氏之季行於人間
而未得立後漢陳元鄭衆皆傳賈氏之季馬融及烏
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
王弼並為之注自是賈氏大興高氏遂衰梁丘施氏
高氏亡於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梁陳鄭玄王弼
二注列於國季齊大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季
浸微今殆絕矣歸藏漢初已亡秦晉中經有之唯載
卜筮不似聖人之旨以本卦尚存故取貫於周易之

首以備殷易之缺 隋經籍志

本朝象數傳授

陳搏好讀易以數享授穆脩伯長脩授李之才挺之才授康節先生邵雍堯夫以象李授种放放授廬江許堅、授范諤昌此一技傳於南方也世但以為李神仙術善人倫風鑒非知圖南也

畫卦

取洛書畫八卦

或云劉氏謂聖人以河圖七八九六而畫八卦吾子乃取洛書何也曰繫辭云八卦成列象在在中謂備

天下之象也河圖之數二氣未合品物未生何所象乎洛書之數五行成矣萬物作矣於是象金而畫乾兌象土而畫坤艮象木而畫震巽象水而畫坎象火而畫離不言五而言四象者以土分生五行又以五行之數而牒著七少陽八少陰九老陽六老陰河圖有八方之位洛書有五行之象二者相須而卦成矣

李太白文

伏羲畫卦之初規天地人而三畫天積陽氣故三畫陽為乾地積陰氣故六畫陰為坤陽畫連取陽得純一也陰畫斷取陰情雜也乾坤二卦既立且

天地不能獨用必相求而生六子由乾坤而生六卦以爲八則父子男女之道備乃分卦八配八方之位乾居西北父道也父道尊嚴嚴凝之氣盛於西北坤居西南母道也母道養育育物之氣盛於西南又說西北秋冬之會万物成就之方西南万物茂盛之方長育万物万物成就歸功於乾若臣從事不敢成已功歸功於君也震艮坎方位不次乎坤而次乎乾從乎父也以三位是長中少男也巽離兌次乎坤從乎子也以三位是長中少女也此八卦定君臣男女父子之位

總論三畫所象

或云劉氏謂三畫象三才為不詳係辭之義則以乾之三畫為天之奇數三一三五皆陽也坤之三畫為地之耦數三六八十皆陰也獨陰獨陽無蘊三才之道何如曰劉氏畫易不知畫之與位各一事也畫者譬如人也位者人所處之地也三畫雖純陽象天而三位有天地人之別何害也上中下三位譬如公也卿大夫也奇耦二畫譬如君子也小人也公卿大夫皆君子蓋有之矣皆小人亦有之矣或一君子而二小人或二君子而一小人猶行人之止傳舍何常之

有安可見純天便曰無地純地便曰無天哉三畫象
三才重之為六又象三才何害也三畫之位以初為
地二為人三為天六位則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六
為天從宜改易何固執之有 李太白文

伏羲畫卦之日初設剛柔兩畫象二氣也設剛畫
象天設柔畫象地故仰觀俯察以象天地天有運
術施生之才地有負載畜養之才人有識慮斷割
之才故伏羲氏畫八卦之時布以三位象三才也
上畫象天下畫象地中畫象人但畫之卦雖象陰
陽二氣於万物之象無不周備必須畫三以象三

才方成卦也

總論六畫重卦

伏羲本三畫成卦今六畫何也上一為天中一為人下一為地三才之象備矣仰見于天俯見于地天地之間人也三才之道一不能動動必須兩蓋相偶然也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三才之象也係辭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其象雖具獨天不生獨地不成獨人不立必須偶然後可以生成立也係辭云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又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

烏有地道焉無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乃三畫重而為六之

太極未分易道存焉乾坤既列兩儀生焉兩儀既立四象生焉四象並設八卦生焉敢問四象曰乾坤艮巽觸目而存豈非混成乎

葆光易

辨重卦為八卦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且太極元氣之祖也兩儀元氣之用也著於形天地也四象天地之用也著於形陰陽剛柔也八卦陰陽剛柔之用也著於形乾也震坎艮坤巽離兌也故曰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覲變於陰陽而生卦發輝於剛柔而生爻天以氣言故立陰陽地以形言故立柔剛卦以氣言故本陰陽爻以形言故本柔剛卦爻立用在其中矣

八卦小成但有三畫於三才之道陰陽未備所以重成六畫然後周尽故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以造化開設之時立天之道有二種之氣曰成物之陰與施生之陽故更重其一畫其立地之道有二種之形曰順承之柔與持載之剛故更重其一畫其立人之道有二種之性曰愛惠之仁與斷

割之義故更重其一畫既無三才之義而皆兩之
故六畫成卦也是以一之與二為地道三與四為
人道五與六為天道以乾坤象天地以艮兌象山
澤以震巽象風雷以坎離象水火使天地不交水
火異處則廢物無生成之用品彙無變化之理所
以因而重之 相錯則天道人事莫不備矣

故曰天地定位而合德 而同氣雷風各
動而相薄水火不相入而相資八卦 而

易之爻卦與天地乎性命之理吉凶之故知既
之幾備在爻卦之中矣孔氏云重卦之人

各有四說王輔嗣云伏羲重鄭玄云神農重卦孫
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以爲文王重卦案神農之
時已有蓋取諸噬嗑噬嗑既六十四卦之數其孫
盛史遷之言不攻自破又按孔安國書序云古者
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又孔子曰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決
伏羲有書則有夬卦矣既有夬卦明非神農所重
又易緯數所歷之聖但云伏羲文王孔子不及神
農蓋取重卦也鄭氏之言亦非也今依輔嗣爲定
伏羲重卦明矣

辨重六十四卦

大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下交於陰陰上交於陽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於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錯然後萬物生焉是故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也故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也

說卦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相射八卦相錯乃重卦之道也八卦各定一方其氣不通則萬物不生須八卦相錯則其氣始交交而萬

物生此重卦之本也八卦具包天地万物之象以極万物之變係辭曰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万物之數也

畫八卦分八方

乾天稱父坤地稱母陰陽相求而生六子母得父氣生男父得母氣生女以坤初求得乾故生長男則震也他皆倣此陰卦求陽生男陽卦求陰生女陽男為君子陰女為小人陰以求陽君子之道陽以求陰小人之道八卦成象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也

畫八卦分陰陽

乾震坎艮爲陽坤巽離兌爲陰陽君道陰臣道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君以无爲統衆每事委任於臣故一也臣以有事代終各司其職則有對故二也

陽畫皆奇故乾三畫與震艮坎五畫皆奇數也坤畫皆耦故坤與巽離兌六畫皆偶數也八卦皆耦爲九乾三畫與坤六畫偶而爲九震與巽艮與兌與坎相偶亦九自物偶則能生變取九者陽之數陽主生君子之道也八卦每卦三畫三八二十四畫老陰之數行而伸之三畫中斷爲六又得十二成

三十六老陽之數何故如是蓋陽盡數陽務盈君子之道君子之道不敢滿故至三十六陰不得盡數陰責縮小人之道小人之道惟忌盈故至二十四

論八卦配八方

乾為陽剛生萬物之首陽氣所生先為子位之上故居西北坤為陰柔陰非先唱躰又卑順氣起於六月未位故居西南震為長男能主器明氣之地東方春也物皆得生明清顯著故居正東巽為長女宜居顯位長女劣於長男故居東南坎為中男天氣左旋經乾之後主求故正北為中女宜居顯位中女劣於

中男亦在左旋於後故居正南艮為少男故居東北
兌為少女仍次於離故居正西六子爻各隨天左轉
故名曰八方

明疑錄

論八卦生八風

乾之名曰不周風閉而不通陰氣極盛也四十五日
至坎坎之名曰廣莫風言陰氣在上廣大也四十五
日至艮曰條風條達而生物理使出也又四十五日
至震二之名曰明庶風明陽也庶衆也陽氣施惠之
德出於衆物也四十五日至巽二之名曰清明風吹
万物咸大明淨可現也故四十五日至離二之名曰

景風言禹至此終也四十五日至坤：之名曰涼風
此時陰氣淒涼收成万物極盛而收之也四十五日
至兌：之名曰閭闔風閭闔盛也万物極盛而收藏
之也四十五日至乾合三百六十日陽數極也

名卦卦例不一

聖人名卦卦例不同或則以爲物象爲卦名者否泰
剝頤也或以象之所用而爲卦名者乾坤也雖收物
象乃以人事爲卦名者家人婦妹讓履也蓋物有万
象人有万事若執一事不可包万物之象若限局一
象不可物万有之事故名有顛悔辟有蹇駁不可一

例求之不可一類取之係辭云上下無常剛柔
不可為典要 孔穎達疏乾卦

總論卦下四德

備四德者比卦乾坤屯臨隨无妄革是也劣於

牝馬之貞是也備三德者六畜咸革兌渙

小過

有蠱漸大畜升困中孚是也備

一德者十五蒙師小畜履泰謙噬嗑賁復大過震豐

節既濟未濟是也全不備者十一豫觀剝晉蹇解夬

姤井艮歸妹是也凡四德若亨貞時行若元與利則

配連它事也諸卦謂它事之利不數為德也

乾坤

乾體天之行健

乾六爻純臚陽德天下之至健也其在六十四卦有
健之牀則為堅剛為為實為震動為止畜為光明為
健侯為進德為立民為濟大難為擇大患為特立獨
行為改革為決斷為私行師為決小人為成天下之
務健之用博乎哉唯聖人為能秉乾之六龍以御天
而君子尚消息盈虛以順于行其本也始於強孝不
息終於盡性命養心氣充四臚而發於德行形於事
業至剛至正矣

乾卦本以象天天乃積諸陽氣而成天故此卦六
爻皆陽畫成卦也此既象天何不謂之天而謂之
乾者天者定體之名乾者體用之稱故說卦云乾
健也言天之體以健為用聖人作易本以教人欲
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體故名乾不名天也天
以健為用者運行不息應化無窮此天之自然之
理故聖人當法此自然之象而施人事亦當應物
成務云為不已終日乾乾無時而已所以因天象
以教人事於物象言之則純陽也天也於人事言
之則君也父也以其居尊故在諸卦之首

乾卦凡有六節

文言曰至元亨利貞明乾之四德爲第一節從初九
曰潛龍勿用至動而有海明文爻之義爲第二節自
潛龍勿用下至天下治也論六爻之人事爲第三節
自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至乃見天則論六爻自然之
氣爲第四節自乾元者至天下平也此一節復說乾
元之四德之義爲第五節自君子以成德行至其
唯聖人乎此一節更廣明六爻之義爲第六節

乾爻九坤爻六

乾之爻皆九坤皆六何也曰牽老而稱也請証諸揲

著夫端策者一變而遇少與歸奇而為五再變而遇少與歸奇而為四三變如之是老陽之數分措于指間者十有三策焉其餘三十有六四四而運得九是已故易係辭注云乾一爻三十六策也一變而遇多而與歸奇而為九再變而遇多與歸奇而為八三變如之是老陰之數分措于指間者二十五策焉其餘二十有四四四而運得六是故易係注云坤一爻二十四策也借如一變而遇少再變三變而遇多是少陽之數分措于指間者二十有一策其餘二十四四而運得七一變而遇多再變三變而遇少是少陰之數

分措于指間者十有七策其餘二十有四而運得
八故九與六爲老、爲變爻七與八爲少少爲定位
故曰牽老而稱也

易之所謂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也九爲老陽而
七爲少陽六爲老陰而八爲少陰此四數者天下
莫知其所爲如此者也或者以爲陽之數極於九
而其次極於七故七爲少而九爲老至於老陰苟
以爲其極者而言也則老陰當十而少陰當八少
陰八而老陰反當其下之六則又爲之說曰陰不
可以有加於陽故抑而處之於下使陰果不可以

有加於陽也而苟不曰老陰八而少陰六且夫陰陽之數此天地之所爲也而聖人豈得與於是間而制其予奪哉此其尤不可者也夫陰陽之有老少此未嘗見於他書也而見於易之所以或爲老或爲少者爲夫揲蓍之故也故夫說者宜於其揲蓍焉而求之揲蓍之法曰掛之而可三揲之餘而以四數之得九而以爲老陽得八而已爲少陰得七而以爲少陽得六而以爲老陰然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乎七八九六也七八九六從以爲識者耳老者陰陽之純也少者陰陽之雜而

不純者也陽數皆奇而陰數皆偶故乾以一為爻而坤以二天下之物以少為主故居之子皆二陰而坤之女皆二陽老陰老陽者乾坤是也少陰少陽者乾坤之子是也揲蓍者其一揲也少者五而多者九其二其三少者四而多者八多少者奇耦之象也一爻而三揲蓍譬如一卦而三爻也陰陽之老少於卦見之於爻而於爻見之於揲使其果有取於七八九則夫此三揲者區區為分其多少而名為處果何以為也今夫三揲而皆少此无以異於乾之三爻而皆奇也三揲而皆多此无以異

於坤之三爻而皆偶也三揲而少者一此无以異
於震坎艮之一奇而二偶也三揲而多者一此无
以異於巽离兌之一偶而二奇也若夫七八九六
此乃取以爲識而非其義之所在不可以強爲之
說也 蘇文

乾元九坤元六

乾元用九天九也在乾之九五坤元用六地六也在
坤之六三天德不可爲首也故乾止於用九地道无
成而代有終故坤止用六

乾坤爲易之蘊

乾坤成列奇耦分爲奇耦相交而六子生焉八卦交錯六十四卦成焉豈非易之蘊耶易與乾坤俱生

孫光易

乾坤爲易之門

乾坤其易之門戶耶其餘諸卦及爻皆從乾坤而出義理深奧故特作文言以開釋之

孔穎達乾卦文言疏

辨論乾坤之特

乾者進取天位非承平之時也故初則潛二則見三則乾：四則或躍五則在天上則元也坤者聖人防閑臣下非大通之時也故初則履霜上則龍戰三則含車而不敢爲首四則括囊而後无咎五則黃裳而

後元吉唯二居於下卦履其中正乃可任其自然也

乾坤不居正位

乾位東也既生三男數變授位長子退居西北統其中男少男使蒙太上皇統宗子聽治之義也坤生三女隨變授位少女退處西南統其中女長女正家太上后統宗婦聽教之義也宗子有統所以全蒙宗子養蒙之義也宗婦有統所以齊家宗婦肥家之義也震繼天下之君非乾所統也兌繼天下之母非坤所統也三代傳家天下之法也乾坤退居无為之地也止哉為乎數盡何為

乾坤兩儀四象

乾坤者數之一二也形之方員也氣之清濁也理之
動靜也乾具兩儀之意而分上下坤包四象之體而
分東西南北兩儀四象其數有六故為乾坤之體其
去太極未遠猶中庸於忠恕乎豈特以乾坤為進德
之階六十四卦皆然也內貞外悔兩儀之理也元亨
利正四象之道也二三四五以爲經七八九六以爲
緯八卦之方也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
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而天
道備矣歲功成矣人事同矣此六十四卦而乾坤居

首也 鄭氏疑難圖

屯卦

何以獨次乾坤

屯者患難未通冬春之交盛陽發舒凝陰未伏天氣
混淪浩蕩而降乎上地氣鬱蒸畜泄而騰於下万物
之種茁然奮起抽軋其中芽甲未成根莖未堅撥之
可除以之可去太曝則搗必雨以濡之雨不節則反
害矣太寒則屈縮而不舒必風以撓之然風不和則
榮華不實矣此天地始交万物之生必有屯難未通
也及元亨利止之德扶持然後万物得出險中聖人

列乾坤於前次屯於後乾坤者天地也屯者物之生也天地交而万物生此先乾坤而次屯也方天下未泰聖君出濟天下難賢臣出草野起而佐之此始交之際也於時也內有乱垂盜賊外有夷狄未已寇賊未殲水土未復居民未安不測之變並起此君臣始交屯難未平及人合通行變天下之人而後之頌天下之否而泰之天下之人始出乎陰君臣始交亦必有難三終而後乎屯之為卦其通天地君臣言乎

六二十年乃字

初九之陽自下而升至九五之位於六二為止應故

曰十年乃字初九之陽三十六策上三陰爻七十二策至五為十年之數蓋一策為一月

蒙卦

何以果行育德

蒙之為言豈止於童思未通藝未精聖人謂蒙可也不及天地未足為大不並日月未足為明不參至神未足為通不通則蒙、則聖人以不免也顧能思而發耳泉始出山下困於險而未通蒙之象也故行以克己之性德以成己之材行主於守故果決而後全德出於孝故育養而後成也端心止思非仁不為非

礼不踰非信不言坦而超勇而往此果行也聖人之
言師之賢人之論友之辨以致之思以通之此育德
也果行爲正育德爲明正且明則窒斯通矣孔子見
郊子知紀官見萇淇知人舜好問察通言夫聖人猶
且闇而後明塞而後通賢人安可已乎

養正乃爲聖功

人受天地之中抱誠明之性與造化之性安有蒙而
愚哉今所以蒙者利欲之心發之也耳目聞見于外
而動于內喜怒哀樂從之而生則天地之中誠明之
性從而失矣所以終身不灵也惟聖人達造化之本

原故能執中復性契天地之神明養正之功也養正之道不求於他惟求於我者求於我心也重子目未廣見耳未廣聞疵駮而無知者心根未通耳心根通則耳目見聞不足道也孝者不治心而以耳目之孝求達於聖人是不知養正之道焉此孔子所以尽心於蒙卦也童蒙在五繫之在上是外孝也耳目所入雖足以資吾適足以賊吾之真性故不利為寇包蒙在二發之在初是內孝也心之所造貴於幾先一著於心便成機械所以脫桎梏者也利者其吾心之桎梏乎

需卦

物蒙取待惟信

需者待也物初蒙稚待養而成无信即不立所待唯信也故云需有孚言需之為卦唯有信也 正義

訟卦

君子作事謀始

天通西轉水流東注是天與水相違而行象人彼此兩相乖戾故致訟也不云水與天違行者凡訟之所起必剛健在先以爲訟始故云天與水違行也君子以作事謀始者物既有訟言君子當防此訟源凡欲

興作其事先須謀慮其始若初始分職分明不相干涉即終無所訟也止義

師卦

以此毒天下吉

剛中而應者剛中謂九二而應謂六五行陰而順者行陰謂下卦坎也而順謂上卦坤也若剛中而無應或有應而不剛中或行陰而不柔順皆不可行師得吉也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者毒猶役也若用此諸德使役天下之衆人必從之以得其吉又何无功而咎責乎止義

比卦

建萬國親諸侯

建萬國謂割土而封建之親諸侯謂爵賞恩澤而親友之萬國據其境域故曰建也諸侯謂其君身故曰親也地上有水猶域中有萬國使之各相親比猶地上有水流通相潤及物故云地上有水比也 正義

小畜

君子以懿文德

君子以懿文德者懿美也以於其時施未得行喻君子之人但脩美文德待時而發風為號令若風行天

下則施附於物不得云施未行也今風在天上去物
既遠无所施及故曰風行天上正義

履卦

辨上下定民志

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者天尊在上澤卑處下君子
法此履卦之象以分辨上下尊卑以定正民之志意
使尊卑有序也 正義

履卦名含二義

履卦名含二義若以爻言之則在上履踐於下六三
履九二也若以二卦上下之象言之則履禮也在下

以礼承事於上此象之所言取上下二卦卑承尊之義故云上天下澤履但易含万象反覆取義不可定為一卦故正義

泰卦

何以四德不具

此卦亨通之極而四德不具者物既大通多失其節故不得以為元始而利貞也所以象云財成輔相故四德不具正義

否卦

君子以儉辟難

言君子於此召塞之時以節儉為德辟其危難不可
榮華其身以居祿位此若據諸侯公卿言之辟其辟
小之難不可重受官賞若據王者言之謂節儉為德
辟其陰陽厄運之難不可重自榮華而驕逸也正義

同人

君子為能通志

唯君子之人於同人之時能以正道通達天下之志
故利君子之貞正義

大有

君子遏惡揚善

君子以過惡揚善者大有包容之義故君子象之亦當包含過匿其惡褒揚其善順奉天德休美物之性命皆取含容之義也 正義

謙卦

不言元与利正

果謙卦之象謙為諸行之善是善之最極而不言元与利正及吉者元是物首也利貞是幹正也於人既為謙退何可為之首也以謙下人何以幹正於物故不言元与利正也謙必獲吉其吉可知故不言之 正義

豫卦

凡歎卦有三體

豫之時義大矣哉者歎美焉豫之善言於逸豫之時其義大矣此歎卦也凡言不盡意者不可煩文具說故歎之以示情使後世思其餘蘊得義而忘言也然歎卦有三體一直歎時如大過之時大矣哉之例是也二歎時并用如陰之時用大矣哉之例是也三歎時并義豫之時義大矣哉之例是也正義

隨卦

有四德乃无咎

隨元亨利正无咎有此四德乃无咎以苟相從佞於

朋黨故必須四德乃无咎也凡卦有四德者或其卦
當時之義節有四德如乾坤屯臨无妄此五卦之時
即能四德也備具其隨卦已惡相隨則不可也有此
四德乃无咎無此四德則有咎也正義

蠱卦

先甲後甲三日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甲者創制之令既在有為之
時不可因仍舊令今用創制之令以治於人人若犯
者未可即加刑罰以民未習故先此宣令之前三日
殷勤而語之又於此宣令之後三日更丁寧而語之

其人不從乃加形罰也其褚氏何氏周氏等並同鄭
義以爲甲者造作新令之日甲前三日取改過自新
故用辛也甲後三日取丁寧之義故用丁也今案輔
嗣註甲者創制之令不云創制之日又異卦九五先
庚三日後更三日輔嗣注申命令謂之庚輔嗣又云
甲庚皆申命之謂則輔嗣不以甲爲創制之日而諸
儒不顧輔嗣注旨妄作異端非也 正義

興廢補弊之術

人君心術壞則法度壞法度壞則風俗壞風俗壞則
天下國家莫不壞矣必有興廢補弊之術而救之盡

卦之象興廢補弊之術手錄言先甲後甲者言循環
之道也忠質文之更尚子丑寅之異統皇帝霸王之
異用皆是也象言振民育德其風俗之賴乎風化萬
物在乎生育山穴之風无生育之理也其能振萬物
乎爻言父子之幹蠱其紀綱法度之維持乎紀綱法
度之壞父作之子述之所致也其興廢補弊得不用
心術乎故曰意承考也

臨卦

至于八月有凶

何氏云從建子陽生之建未為八月褚氏云自建子

至建酉為八月孔氏疏又曰今按此注云小人道長
君子道消宜據否卦之時以臨卦建丑而至否卦則
建申為八月也且卦彖之辭所以各論一卦之體夫
臨卦者主建丑之月也何氏從建子陽生而數則卦
辭當在復卦之下不當屬臨卦也孔氏宜據建申否
卦為八月則否之去三當消泰之九三又有臨卦九
二之不應也今若以建未為八月取遯卦之六二消
臨卦之九二則於義為見矣何者且臨卦之彖曰浸
而長注云陽道轉進陰道日消也遯卦之彖亦云浸
而長注云陰道欲進而長止道亦未全滅也今以二

卦之爻既相偶合又彖辭皆有陰陽進長之說

觀卦

觀我生觀其生

觀之彖曰大觀在上以卦言之五爻為上以人言之大觀者聖人之分也賢者不足當之矣既以聖人而居上位其事業宜如何哉九五曰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且既謂之大觀而在高位不能現於人而現於我不能現於寂而現於生猶有死生之累我人之辨咎吝之災負力民之責有未平之心則凡

夫也我輩也鳥足謂之大觀哉夫以道觀物謂之觀
以事觀事謂之覲凡此者皆觀也非覲也考前人之
說文出於文王象於孔子其義至高其說甚近所以
陸希声深病文辭之不類輒欲去取豈徒然哉書經集
噬嗑

頤中有物之義

頤中有物齧不合无内亨也

王弼注

賁卦

明政无敢折獄

象君子内含文明以理庶政故云山下有火賁也以

明庶政者用此文章明達以治理庶政也無敢折獄者勿得直用果敢折斷訟獄正義

覲天文覲人文

覲天之文日月星辰之變化四時六氣之推移事變可得察也覲人之文君臣上下之分明政教禮義之興行天下之化可得而成

剝卦

六三剝之无咎

與上為應群陰剝陽我獨協焉雖處於剝可以无咎

王弼注

復卦

復見天地之心

建子之月天輪左動地軸右轉一氣交感生於万物
明年冬至各反其本本者心也以二氣觀之則是陽
進而陰退也夏至陽氣復於巳冬至陰氣復於亥故
謂之反本易曰雷在地中復動息也復見天地心反
本也天地養万物以靜為心不為而物自為不生而
物自生寂然不動此乾坤之心也然則易者易也剛
柔相易運行而不殆也陽為之主焉陰進則陽減陽
伏則陰剥晝伏則夜往夜至則晝伏無時而不易也

聖人以是觀其變化也生殺也狂而復之後之然差
焉故或謂陽復為天地之心者也然天地之中與物
而見也將求之而不可得也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
下殊塗而同歸一智而百慮聖人之无心與天地者
也以物為之心也何已心之往哉

劉牧云

辨論七日來復

陽氣始剥盡謂氣始於剥盡之後至陽氣時凡七日
也其釋注分明如褚氏莊氏並云五月一陰生至十
月一陽生凡七月而七日不云月者欲見陽長須速
故變月而言日也今輔嗣云剥盡至來復是從剥尽

至來復時經七日也按易緯稽覽圖之卦氣起中孚
故离坎震兌各主一方其六十卦卦有六爻別主一
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日分
為八十分五日分為四百分之一又為二十分是四
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各得七分是每
卦得六日七分也剥卦陽氣之盡在九月之末十之
一卦六日七分奉成數言之故輔嗣言凡七日也正義
无妄

其疾勿藥有喜

无妄之疾者凡禍疾所起由有妄而來今九五居得

尊位為无妄之主下皆无妄而偶然有此疾害故云
无妄之疾也勿藥有喜者若疾自己招或寒暑飲食
所致當須治療若其自然之疾非已所致當自損勿
須藥療而有喜也此假病象以喻人事猶若人主而
剛正自修身无虚妄下亦無虚妄而遇逢凶禍若堯
湯之厄災非已招但順時修德勿須治理必欲除去
不勞煩天下是有喜也

大畜

多識前言往行

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君子則此大畜

物既大畜德亦大畜故多記識前代之言往賢之行
使多聞多見之畜積已德故云以畜其德也

前並正義

頤卦

言養正有二義

養正之言乃兼二義一者養此賢人是其養正故下
云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二者謂養身得正故象云謹
言語節飲食以此言之則養正之文兼養賢及自養
之義也

正義

大過

大過大者過也

過謂過越之過非經過之過此衰難之世唯陽爻乃大能過越常理以拯患難也故曰大過以人事言之猶若聖人過越常理以拯患難也 正義

習坎

習坎習有二義

案諸卦之名皆於卦上不加其字此坎卦之名特加習者以坎為險難故特加習名習有二義一者習重也謂上下俱坎是重疊有險之重疊乃成險之用也二者人之行險先須便習其事乃可得通故云習也 正義

離卦

重明化成天下

重明謂上下俱離麗乎正也者謂兩陰在內既有重明之德又附於正道所以化成天下也正義

咸卦

易分上下二經

先儒以易之舊頭分自此已上三十卦為上經已下三十四卦為下經序卦至此又別起端首先儒皆以上經明天道下經明人事然韓康伯注序卦破此義云夫易六畫成卦三才必備錯綜天人以効變化豈

有天道人事編於上下哉某上經之內明飲食必有
訟必有衆起是兼於人事不專天道既不專天道
則下經不專人事理則然矣但孔子序卦不以咸繫
離係辟云二篇之策則是六十四卦舊分上下乾坤
象天地咸怕明夫婦乾坤乃造化之本夫婦實人倫
之原因而擬之何為不可正義

按乾鑿度云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易六
十四卦分爲上下象陰陽夫陽奇故上經三十卦
以象陽也陰偶故下經三十四卦以法陰也乾坤
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爲上篇首者尊之也

九經集注卷之十一
離為日坎為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終始萬物故坎離為終也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婦之端人道之與必由夫婦所以奉承宗祖為天地之主也故為下篇首者貴之也既濟未濟為家終者所以明戒慎而全王道也以此言之則上下二篇文王所定作緯以釋其義也

恒卦

恒亨以濟三事

恒亨无咎利止利有攸往王弼注曰恒而亨以濟三事也正義曰褚氏云三事謂無咎利止利有攸往莊

氏云三事者无咎一也利二也貞三也周氏云三事者一事也二无咎也三利正也注不明數故先儒各以意說竊謂注云恒而亨以濟三事者明用此恒亨濟彼三事无疑亨字在三事之中而此注云恒之為通亨乃无咎恒通无咎乃利正也

正義

遯卦

遯得亨通之義

遯而亨者此釋遯之所以得亨通之義小人之道方長君子非遯不通故曰遯而亨也

正義

大壯

正大天地之情

天地之情正大而已矣洪正極大則天地之情可見矣

王弼注

晉卦

君子自昭明德

自昭明德者謂自顯明其德也周氏等為照以為自昭已身老子曰自知者明用明以自照為明德宋王注此云以順著明自顯之道又此卦与明夷正反明夷象云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注彼云莅衆顯明蔽偽百姓藏明於內乃得明也惟此二注明王之注

意以此為自顯明德昭字宜為昭之途及周氏等為
照之少反非注盲也止義

明夷

箕子正明不息

箕子執志不回闇不能沒明不可息止不憂危故曰
利貞象曰明不可息也息滅也象稱明不可滅者箕
子能保其貞卒以全身為武王師也正義曰

家人

正家而天下定

此雖美正家之功可以定於天下申成道齊邦國既

家有嚴君即父不失父道乃至婦不失婦道導卑有序上下不失而後為家道之正各正其家无家不正即天下之治定矣

正義

睽卦

君子以同而異

上火下澤睽者動而相背所以為睽也君子以同而異者佐主治民其意則同各有司存職掌則異故曰君子以同而異也

正義

蹇卦

主臣匪躬之故

王臣蹇以匪躬之故言處難之時履當其位居不失中以應於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執心不回忘臣王室者也王弼注

解卦

不言不利東北

解利西南西南衆也解難濟險利施於衆也亦不困于東北故不言不利東北也王弼注

損益

損下益上為損

損之為道損下益上非補不足也損剛益柔非長君

子之道也 注

損上益下為益

居上者能自損以益下則下民歡說無復強益卦所以名益者正以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者也

夫卦

發揚決斷之事

揚于王庭者明行決斷之法夫以剛決柔施之於人則是君子決小人也王庭是百官所在之處以君子決小人故可以顯然發揚決斷之事於王者之庭示公正而无私隱也 正義

姤卦

一柔而遇五剛

姤遇也此卦一柔而遇五剛故名為姤施之於人則是一女而遇五男淫壯至甚故戒之曰此女壯甚勿用取此女也正義

萃卦

君子以戒不虞

人既聚會不可无防備故君子於此之時脩治戎器以戒備不虞也孔穎達正義

升卦

王用享于岐山

岐山之會順事之情无不納也

注

困卦

君子处困不失

困者窮危委頓之名道窮力竭不能自濟故名爲困
亨者卦德也小人遭困則窮斯濫矣君子遇之則不
改其操君子处困而不失其自通之道故曰困亨也
正義

井卦

井以不變爲德

井改邑不改井井以不變為德者也

注

革卦

革何獨奉武湯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計王者相承改正易服皆有變革而獨奉湯武者孟舜禹禪讓猶或因循湯武干戈極其損益故取相變甚者以明人革也

正義

鼎卦

鼎飪調和之器

亨者鼎之所為也革去故而鼎成新故為亨飪調和之器也去故取新聖賢不可失也飪熟也天下莫不

用之而聖人用之乃上以亨上帝而不以大亨養賢也注

震卦

論勿逐七日得

震東方之少陽其數七而日生於東方故曰七日也陽氣自坎而出踰艮而將至東方未嘗疾速而暴也逐則寧免於疾乎此復卦七日來復故言七日來復艮卦

穆姜遇艮之八

春秋傳曰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

曰是謂艮之隨夫艮之隨唯二不動斯遇八也餘五位九六故反焉並法以少為卦主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為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為東宮實幽也過此為不利故從變爻而占苟以悅穆姜也何則卦以少為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即宜曰之某卦現之否師之臨之類是也變与定均即決以内外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惧不告而更之故曰是謂艮之隨是謂之去者苟以悅也故穆姜終死於東宮与艮會耳而杜元凱於此注以為雜用三易故有遇八之云

劉禹錫文

鴻卦

鴻漸可用為儀

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進處高絜不累於位无
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峨、清遠儀可貴也注

歸妹

帝乙歸妹有二

易論歸妹得名不同泰卦六五云帝乙歸妹彼據无
嫁妹謂之歸妹此卦名歸妹以妹後統而嫁謂之歸
妹故初九爻辭云歸妹以娣是也帝乙歸妹者六五
后歸妹之中獨處貴位是帝王之所嫁妹也故曰帝

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婦之袂艮者六五雖処貴
位卦是長陽之卦若以爻為人即是婦人之道故為
帝乙之妹

豐卦

君子折獄致刑

雷者天之威動電者天之光耀雷電俱至則威明備
足以為豐也君子以折獄致刑者君子法象天威而
用刑罰亦當文明以動折獄斷決也 正義

旅卦

用刑而不當獄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者火在山
上逐草而行勢不久留故為旅象

正義

孫光曰火在山上旅其名在外過事速而果故利
用刑刑不可不詳故曰明於用刑也山下有火賁
其明在內於事審而詳故曰廢政無敢折獄蓋刑
賁速而政賁詳者也

巽卦

重巽申命行事

此卦以卑巽為名以申命為義故就二體上下皆巽
以明可以申命也上巽能接於下下巽能奉於上上

下皆巽命乃得行故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者
風之隨至非是令初故君子之以申命行事也 止義

兌卦

坤兌不言方位

震東方也巽東南也离南方也乾西北也坎北方也
艮東北也惟坤曰致役不言西南者以乾言也兌曰
正秋不言西方者以震言也夫大成自中成之變震
東代乾元之任乾始天下之君也坤始天下之母也故
以乾不言也震繼天下之君也兌繼天下之母也故
以震不言也居陽也母陰也夫易紀陽而不紀陰猶

書紀盈而不紀縮猶春秋書朔而不書晦一法也火
哉法乎陽奇也陰偶也惟能偶之而已無數也言奇
之方与位則偶而可知矣烏得而並矣哉

渙卦

渙萃觀見廟制

觀渙之象王在廟中承祭祀之位見矣觀萃之象太
祖三昭三穆二祧之廟見矣觀之象禘祫之禮見
矣故萃與渙曰王假有廟觀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矣

節卦

不傷財不害民

王者以制度為節使用之有道役之有特則不傷財
不害民也 正義

中孚

信何以及豚魚

魚者蟲之隱者也豚者獸之微賤者也爭競之道不
與者信之德淳著則雖微隱之物信皆及之 王肅注

小過

小人過失奢侈

小人過差失在慢易奢多故君子矯之以行過乎恭

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也 正義

既濟

君子思患豫防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存不忘亡既濟不忘未濟也 王弼注

未濟

易何以終未濟

生生之謂易未濟乾坤之終始也乾七變而為离坤七變而為坎乾坤之終也离七變而復歸於乾坎七變而復歸於坤乾坤之始也故曰易窮則變、則通

又變通之謂事蓋易与天地準終則有始如循環之
無端葆光易

總卦

九卦皆有車象

車之象多矣有大車曰輅車者有小車者有說輶与
輶不行者曰大有大壯大車之象也蓋乾在下乾為
圓有輪之象乾為金為玉故王之輅車飾之以金玉
也婦人厭翟之車有屋巾虛巽之象也巽為雉故畫
雉之飾也師解困下皆有坎小車之象也師之外卦
有坤象故或駕之以牛也大畜小畜自大有而變成

也。夬大有之九四為六四是說輟之象也。困之九四
兌也而連下艮之離澤動而下來之之象也。火動而
上不得連下困于金車之象也。自四至初有車之象
上有兌象兌為金故曰金車也。

作易憂患九卦

憂患止此九卦者非它不足言憂患也。蓋文王居美
里之時凡修身治行而遠禍難者惟此九卦之象最
切者也。故每卦之名各言德配之。

繫辭

分為上下二篇

夫子本作十翼由說上下二篇經文係辭脩贊義理
別自為卷摠曰係辭分為上下二篇者何氏云上篇
明无故曰易有太極太極即无也又云聖人以此洗
心退藏於密是其无也下篇明幾從无入有故云知
幾其神乎今謂分為上下更无異義直以簡編重大
是以分之或以上篇論易之大理下篇論易之小理
者事必不通何則案上係云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
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又云藉用
白茅无咎皆人言語小事及小慎之行豈為易之大
理又下係云天北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

也豈復易之小事乎

上篇一十二章

諸儒所釋上篇所以分段次下凡有一十二章周氏
云天尊地卑為第一章聖人設卦觀象為第二章彖
者言乎象者為第三章精氣為物為第四章顯諸仁
藏諸用為第五章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為第六章
初六藉用白茅為第七章大衍之數為第八章子曰
知變化之道為第九章天一地二為第十章是故易
有太極為第十一章子曰書不盡言為第十二章為
季長荀爽姚信等又分白茅章後取負且乘更為別

章成十三章案白茅以下歷序諸卦獨分負且乘以
為別章義无所取也虞翻分為十一章合大衍之數
并知變化之道共為一章案大衍一章揲明揲著策
數及十有八變之事首尾相達其知變化之道已下
別明知神反唯幾之事全与大衍章義不類何得合
為一章今從先儒以十二章為定

下篇分為九章

此篇章數諸儒不同劉瓛為十二章以對上繫十二
章也周氏莊氏並為九章今從九章為說也第一起
八卦成列至非曰義第二起古者包犧至蓋取諸夫

第三起易者象也至德之盛第四起困于至易困
第五起乾坤其易之門至失得之報第六起易之興
至異以行推第七起易以爲書至思過半矣第八起
二与四至謂易之道第九起走乾爻下至其辭屈

上繫奉十七卦

聖人逐爻係辭又於上繫奉中孚咸困第十七卦爻
辭而係陳之蓋聖人愛人之深也然撮其樞要則不
盈數辭極其旨歸則何啻千萬奉論文而詳言之俾
夫下後世探端觸類而長也

下繫奉十三卦

言黃帝諸聖人凡所動作皆法乾坤尚益十三卦而不及震坎第五卦是特提其要耳奉此則它可知

辨論

卦辭謂之繇辭

卦辭者文王之所作也謂之繇辭抽也言吉凶悔吝各由此生故謂之繇辭也云抽出易中吉凶之事也又云係辭者文王係屬文辭之言於爻卦之下字體從繫者網係也言卦之与爻各有網係也且論伏羲之時尚質素畫卦重爻足以垂法及乎後代澆漓德不如古爻象不足以為教故更係繫以明之是以

文王知紂不善修德避禍被崇侯之讒囚於羑里遂演六十四卦之辭以明吉凶悔吝之所由來垂戒後人令其不犯矣

爻辭引六人辭

孔子云周公被流言之謗而作文辭其義與卦義或同或異故三百八十四爻各有辭倣天地陰陽君臣人事萬物變化之理盡矣故卦六爻引六人之辭以明其故以是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詞屈不恤其德或承之羞慚詞也乃亂乃革疑詞也

上九肥遯吉詞也孚蹢躅蹢詞也據于石屈詞也

彖統論一卦彖

孔子曰彖者統也統論一卦之義或說卦之名或陳卦之名或陳卦之德或論卦之象故略例曰彖統論一卦之彖明其所由之主者也褚氏云彖者斷也莊氏云斷一卦之義各其義也

彖總彖一卦義

彖者孔子所作總彖一卦之義謂之大彖且萬彖之彖自然各有形器聖人設卦以寫萬物之彖也六十四卦說彖不同各隨卦以爲義也

文言孔子所作

文言者孔子所作以乾坤為易之門戶其諸卦及爻皆從乾坤而出理義深奧故特作文言以開釋之注云文謂文飾以乾坤之德廣大故文言而華飾之今謂孔子但贊易道申論義理釋二卦經文之言非是華飾文彩也

說卦孔子所作

說卦者孔子所作陳說八卦之德業及變化法象所為也故更備此卦重之由及八卦所為之象故云說卦也先儒以十翼之次乾坤文言在二係之後說卦

之前以彖象附上下經爲六卷則上係第七下繫第八文言第九說卦第十今王氏附文言於乾坤二卦之後今代之說隨而講之故說卦爲第九也

說卦序卦相次

孔子以文王既錄六十四卦爲上下二篇其先後之次其理不見故就上下二經各序其卦相次之義謂之序卦焉周氏就序卦以六門往攝也天道人事相因相反相須相病如乾坤泰次否是天道運轉之數門也如訟必有師師必有比人事門也因小畜故生履因履生遯是相因也也如遯反成壯動竟歸止等

是相反門也。如大有須讓蒙稚待養是相須門也。如賁飾盡則致剥進極則致傷此相病也。韓康伯注云：凡序卦所明非易之蘊也。蓋因卦之次託以明義。今驗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則變覆者表裏視之則成兩卦屯蒙師比訟比是也。變者反戾視之唯成一卦則乾坤坎離大過益頤中孚小過是也。聖人本定先後若無用孔子序卦之意則不應非覆則變。韓康伯所云因卦之次託以明義蓋不虛矣。故列諸卦覆變之次於後也。此下盡六十四卦衣經次排。正義

序卦非孔子言

十翼非孔子之言不可得而知也其序卦者自韓康伯已明非義之蘊而未明其所以非也夫三才交錯万事紛揉未嘗有獨行而无徒唱之无應者故剛柔相配消長相隨天地陰陽也小大相承強弱相長夫婦父子君臣也善惡相返治亂相易君子小人之分也禍福相生盛衰相旋物理之進退也二二之同出如晝夜之相代寒暑之相從配偶而言之則理愜而易明離合而難牽則混亂而不可放今夫上經之卦乾天坤地故乾對坤屯氣之始蒙識之始故屯對蒙需和而訟乖故需對訟師愛而對樂比小畜以陰而

制惕履以陰而承陽故小畜對履泰故對否同人明
於外大有明於內故同人對大有謙自小而豫自大
故謙對豫隨少而為蠱多事故隨對蠱臨下故對觀
上噬嗑之明微對賁之明政剝對復无妄之剛動對
大畜之剛止頤養之中對大過之過坎之水對鼎之
火此上經之次也咸之動對需之靜遯之陰長對大
壯之陽長晉之明對明夷之暗家人之同而異對睽
之異而同蹇難對解通損對益夬之五陽決一陰對
過之一陰對五陽萃以聚而來對升之進而去困在
下而塞對井之下而通革之變之用對鼎之變之器

震動皆艮止漸女吉對歸妹女凶豐之附而光對旅
之單而隱巽之頤對兌之說渙之散對節之收中孚
之誠在中對小過之行在外既濟對未濟此下經之
次也現九六奇耦之畫或上相下或相返或相生亦
兩之而為比則易卦二二而相從豈不甚明哉序卦
之文有義之苟合者有義之不合而強通者豈聖人
之言

雜卦雜揉衆卦

雜卦者孔子所作次序卦即依文王上下而次之此
孔子更以意錯而對辨其次第不与序卦同故韓康

伯云雜卦者雜揉衆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盧氏云雜六十四卦以爲義聖人之興因時而作隨其事宜不必皆因襲當有損益此其損益之意也故歸藏名卦之次亦多異于時王道踳駁聖人之意或欲錯綜以濟之次序卦以雜卦者也

十翼輔翼聖言

先儒所解皆云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邢璣云翼者附翼附翼者如鳥之翼可以冲天孔子作翼輔翼聖言易道大明騰空而踐无所不至故云翼也鳥之有翼能涉於空易之有象

履化育矣群儒所說皆分彖象係辭盡以上下加之
且十翼義無有所出按篆書七字相類或恐誤詳字
舛今若 彖繫上下論之是七翼明矣

雜卦序卦不同

雜卦伏羲六十四卦也序卦文王六十四卦也何謂
也始於乾而終於夫者乾居也剛也夫決也柔也居
之治天下常以剛決柔使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伏羲
之法也文王易而次之又有戒焉曰能決小人為旣
濟失決小人為未濟序所以終未濟文王之法也大
哉法乎長君子消小人而已

略例王弼所作

略例者王弼所作也以明彖象爻卦動用變通之理而不犯吉凶之道故略之為例謂之略例也

辨爻辭有同異

卦為時爻為人時有治亂人用不同則卦義爻辭宜各異也否泰相反也或曰拔茅萃讓不同也悉云假廟旅巽之資斧得夫損益之朋龜弗違征伐易用於讓離庚甲曷申於蠱巽雲不雨者二月幾望者三利用建侯以比以豫匪寇婚媾于賁于睽用亨何在於岐山婦妹何止於帝乙至于三日七日十年三年遠

道之象何明終始之義何取文王之道在小畜文王之志在明夷信然天地雖生万物大壯之象正大何以見万物之情

辨象象有先後

古易之文皆如今乾卦之文古易以叙其理甚明王弼承其師之說而亂之何則卦畫伏羲而重文王爻辭者文王之文象象者孔子之文文王於孔子以分則居以道則先達豈可以孔子之文而加文王之上則爻之先象理之必然也象者統論一卦之體而象則盡其意故象之先象亦理之必然也孔子以文王

之辭奧而難明秘而不示故作彖象明大易之旨以
詔後李王弼取其文而李之兼以小象配於逐爻之
下蓋意欲省其文以使童習不知害大義然乾卦之
文獨存於首者亦欲留一卦全文以示後李也故於
乾之小象又改為子曰者亦使後人知夫象者孔子
所為也以乾象為子曰則知係辭之子曰皆經師援
孔子之說授門弟也

四象之義有二

一者謂兩儀所生之四象二者謂易有四象所以示
之四象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所以兼天五之變化

上下交易四象備具成數而後能生八卦矣于是乎
坎離震兌居四象之正位不言五象者以五無定位
牽其四則五可知斯兩儀所生之四象也係辭云吉
凶者失得之象一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二也變化者
進退之象三也剛柔者晝夜之象四也且孔氏疏云
象之與辭相對之物辭旣爻卦之下辭象謂爻卦之
象也又上句云易有四象所以示也下句云係辭焉
所以告也詳其吉凶悔吝變化剛柔四者之象旣係
辭所陳則由爻卦正協其義也

九六之義有二

柳宗元與劉禹錫論易書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
取老而變以爲畢中和承一行得此說異孔穎達以
爲新可不知一行承韓氏注乾策二百一十六日乾
一爻三十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
二百四十四日坤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
而六也孔穎達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
陽得兼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也老陰
數六也二者皆變周易以變者占何畢子董子不視
其書而妄口承之君子之孝將必有異也必有究其
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正也

辨小術與大術

小術數也生五行者也凡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一
與地六生水地二與天七生火天三與地八生木地
四與天九生金天五與地十生土是謂五行在天成
象曰五星在地成形曰五行在人爲用曰五材禹用
之爲九功箕用之爲九疇惟用之爲九測皆自大術
啓之大術之數凡易之數始奇於一始偶於二小奇
爲五小偶爲十大奇爲二十五大偶爲五十小奇之
何謂者也始奇之上五之是以五也小偶之何謂者
者始偶之上二五之是以十也大奇之何謂者也小

奇之上五五之是以二十五也夫偶之上十五之是以三十也三偶三奇然後成於大衍虛一焉存本也用衍而虛其本生二不絕也聖人有用必藏何也无跡也衍皆用也成天下之務者也虛皆藏也藏其成務之機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神道設教乎是以虛一也夫或一乎有為之母也在特為造化之母在人為經綸之母夫天地之造化聖賢之經綸无本可乎有大矣既用也非藏可乎是有跡也聖人不使有跡既顯諸仁必藏諸用既以此洗心必退藏於密既用之則行將舍之則藏皆晦跡存本之義

辨河圖与洛書

且易太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言近於神
怪先儒自是肆為誕慢之說鄭康成據春秋緯云河
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龍圖發洛龜書感
河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
洛何嘗言龜龍之兆又何嘗言九篇六篇乎鄭氏緯
識之蔽何獨此也劉歆則曰河圖則八卦是也又或
曰河圖九宮洛書五行巧者往往為圖以示人曰河
圖之數九洛書之數十河圖為生數洛書為成數也
季相仍妖惑偽妄良可歎也此无他見夫子有聖人

則河圖洛書之言又箕子有天錫禹洪範九疇之文
拘辭失理乃至於此既曰聖人作易幽贊于神明而
生著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是由神著而得八卦耳何待河圖而後畫卦乎
設河圖不出則八卦无由畫也其謂伏羲畫卦本於
河圖則夫子但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可矣乃
無洛書而並則之何哉既曰則圖書以作易則是伏
羲之時圖書並著矣何待大禹治水之後而後天錫
以洛書乎若以洛書出於伏羲之時人不能知必待
大禹而後序之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乃如何人皆

不知洛書必待禹而後知之乎審此可知其妄不知
夫子箕子之言有旨也伏羲之前未有文籍伏羲觀
河圖之端以為天下不可以无文於是因神著而畫
八卦書契始行乎天下以此見謂聖人則之者特因
圖書之有文始作易以明道爾何嘗依其數而畫卦
耶若書謂天錫禹洪範九疇亦何嘗有物以予之手
天錫禹九疇必於禹治水有功之後也何嘗以洛書
与禹乎是皆世儒不究理之所在好為奇巧之說也
近世歐陽子屢世俗傳會之說則以河圖洛書顧命
与魯論皆明言之不可以為无有明矣若易大傳非

聖人之言又誰能為是言耶歐陽子排妖怪之說是
矣而又矯枉太過也

易大衆稱君子

衆之辭凡稱君子者稱先王者七稱大人者一稱上
者一稱后者二稱君子者自天子至士皆可行之先
王者取法於前代者也大人者蓋有聖人之德業其
內勅備見於反下者也上者凡在人上一國一家皆
可言也后者天子諸侯而巳此五者取人於大衆立
言之不一也

論易

聖人作易之意

聖人作易究象數之原達陰陽之機監休咎之兆需
瑞應之期四者未具不輕作也天之生物多矣惟著
龜爲至靈昭衆數於虛一之宗洞万象於卜人之際
不曰神物可乎聖人於是則之故六爻包象數之妙
所謂究象數之原此也天陽而熙地陰而凝中有五
行之流轉四序之推遷風雷電之騰薄皆變化也聖
人於是効之故六爻藏變化之用所謂達陰陽之機
者此也日月有常度而不免薄蝕之過星辰有常次
而不免凌歷之愆吉凶之象蓋昭々矣聖人於是象

之故六爻寓吉凶之幾所謂監休咎之兆者也河出
圖、九宮也洛出書書九疇也皆自然之瑞應也聖
人於是則之故六爻備九宮九疇之義所謂需瑞應
之期者此也聖人取象數於著龜覲變化於天地又
考古凶之象於天其作易也可矣而必待圖書之出
者然則易之作者聖人固不苟其亦天意乎忠愍云

辨論作易是非

昔王績作負苓傳者載薛收之言曰伏羲畫八卦文
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爲文王病書負苓者曰文王
爲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伏羲氏之未畫八卦也三

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衆其
不森乎以爲伏羲氏世道之密濁神之機爲始兆亂
者吁可怪也易之作救亂而作也聖人不得已也亂
有深淺故文有繁省亂萌於伏羲故八卦已矣漸于
文王故六十四已矣極于天地故極其辭而後能止
伏羲後有神農黃帝少昊顓帝高辛唐虞禹湯皆聖
人也豈獨不能係易之一辭无以亂救也文王豈獨
能過是九聖人亂不可救也作易非以爲巧救亂也
文王夫子非以術辭明易也易不作天下至今亂不
止文王夫子無述易矣今不明薛收負苓者不達易

深矣祖祿文

聖道得易而尊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者為禮之明而為易之幽也民之初無貴賤尊卑長幼不耕不蚕而聖人為之使貴役賤尊役卑長役幼吞而衣耕而食率天下而勞之天下之民亦遂肯棄衆而即勞欣戴以為君師而遵其法制者禮使然也然而明則易達易達則褻則易廢聖人懼道之廢而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為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

茫索之冥冥重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
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以尊
然易者豈聖人務為新奇秘怪以夸後世耶聖人不
因天下之至神則无以施其數卜筮者天下之至神
也卜者聽於天而人不預焉筮者決之天營之人也

論易本利天下

世之孝者不能知易之本遺人事而泥天道其卑者
入於象數高者不入於名理自焦延壽京房毛萸祖
孝孫之徒為六日七分之說日辰之支幹律呂之清
濁風雨寒暑節氣之候與天文曆法以為皆從易而

生故者咸自託于易五行家曰我之說出於易也
太一家曰我之術出於易也律家云然曆家亦云然
而已而三同方伎卜指占筮之流莫不持籌衍圖指
畫天地自以爲知易意者借聖人以爲高祈世又之
常疑其妄而尊已之孝也晚有韓康伯頗号知易至
於聖人之精義又往、溺於名理趣向大与佛老相
類故仲長子光嘗稱老易夫象數之与名理固易之
自出然而本非聖人所以教世者故不言人事而言
天道者謂之伎術非聖人之徒也自周秦間以易爲
卜筮之一法及秦焚書始皇李斯不知卦爻有仁義

之說獨得不火後李陸易之旨不能究極人事放其
言於愴恍冥達之外夫是非定於目前而難以眩者
人事也易偽而不可若者天道也高者入於象數卑
者入於名理夫聖人立易豈止作空器与後世為占
法而已將以利天下也卦之不同一卦之卦當一世
之事爻之不同一爻之卦當一人之事位之不同一
位之卦當一位之事處治處礼宜進宜退處晦處明
宜剛宜柔處上處下宜為宜否偶其時會其事曲折
乃變聖人有術必處之故出入於天地之間私不能
誘禍不能淫惡不能垢善不能驕小之以治身火之

以治天下斯則聖人有用而為之矣因火以及三才
可也 洪水文

易之生生不窮

大易既判万象乃滋莫之為天地運之為四時昭之
為日月尊之為富貴躰之為聖人神而藏之為蓍龜
夫揭衆妙於太虛敷万形於厚載仰現俯察上下同
流法象莫大於是故曰莫大乎天地春至矣夏仍之
即華而秀秋至矣冬仍之即歛而冥一化无際万古
不停故曰莫大乎四時凝至精以幹陰陽之機闡妙
用以周晝夜之度飛光馳耀宇宙生白垂象著明故

曰莫大於日月天地也四時也日月也道之在天者
也一墮域中必有其位富貴其位也必有其人聖人
者其人也又以資之神物耆龜其神物也惟富可以
致大利惟貴可以操至權富貴也者聖人所以行道
之器也而可少乎而可弗尚乎故曰崇高莫大富貴
也

易有聖人道四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効之天垂象聖
人衆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廣贊乎易之所稽
也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

以上筮者尚其占廣明乎易之所用也稽之不止於四象用之不止於四通各牽其端已矣不須看也惟无看者可以極乎易之稽而至乎易之用

楊雄太元擬易

子雲之作太元非本易之道特因易緯卦氣六日七分之說巫史傳會之孝非聖人之意也使子雲首為卦氣之說已非夫子所謂當期之日之旨矧又襲前人之誤說架屋於屋上鑿池於池中愈不可矣卦氣起於中孚為冬至之節又當坎之初六无理也彼已無理太元配之以中豈理也哉卦氣

以屯直小寒又屬坎之九二而元配以闕卦氣以
升直大寒又當坎之九三而元配之以干豈有理
乎卦氣以小過當立春吾不知何義元亦配以差
卦氣以漸當驚蟄吾又不知何義元亦配以鉞元
之每首非无說也強且鑿非理之自然使以直小
寒之卦而直大寒以直大寒之卦而直立春更相
移易強以為說又何不可凡元八十一首皆法卦
氣之次序而推易之以名八十一首不可以當六
十四卦於是又以二首而配一卦七百二十九贊
不可以當一歲於是又增以躋羸易緯以卦爻當

期之日已牽強不可也元又以首贊求合卦氣愈
牽強不可也太元之作既本易緯以當期之日又
本太初曆而論星度此皆非伏羲文王周公孔子
之旨區區以三拳比四象以首比彖以贊比爻以
測比象以元文比文言以摘堂規爲比係辭以元
數比說卦以元銜比序卦以元錯比雜卦凡易之
所有紈皆有之凡易之語言元皆倣之故元之擬
易似矣而寔大不似也易名卦之義非取於象則
取於畫如贖中有物則曰噬嗑以木巽水而上水
則謂之井若是者皆取名於象今元則以闔配噬

噓以法配并不知子雲名閤名法取何義乎如剛
浸長則為二陽之臨以剛在下臨之也柔浸長則
為二陰之遯以陰用事陽畏之而遯也若是者皆
取名於晝今元則以郊配臨以遯与唐配遯不知
名郊名遯取何義乎既无所取義而推倣衆訓釋
強為之名易名革玄即名更易名鼎元即名竈使
易名與元必名顧易名予玄必名賴易名極元必
名至若是則庸人孺子皆能命元之名配易之義
何必述作者哉且以強辟配乾而文在地以馴配
坤而反在人元何自戾也易六爻上下无常錯雜

為六十四卦凡一爻之動成一卦其吉凶悔吝皆
自乎爻之動聖人因其動之當否而言吉凶何嘗
容心於其間又六爻之義或一爻為主或二爻
為主或又不然其變動無窮吉凶元定隨卦取
義无非自然而然今元則其首四重下列九贊首
與贊異行而不相涉當晝則吉當夜則凶別無異
義嗚呼子雲之孝動亦至矣惜其不深於易故為
是附會之書知道者必不與也

王通讚序卦雜卦

文中子讚易序卦曰大式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

矣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夫與幾者
以其知至也存義者以其知終也鄭揚庭策閑曰與
者與此卦之幾也存者存與機之義也雜卦者伏羲
六十四理也序卦者文王六十四用也用之有流戒
之以守非亞聖孰能與此屯次乾坤數變而長子經
綸也需明蒙之待也訟示需而失位也師戒所訟之
甚者此術之相生達者可與其趨時之機也比樂時
師憂仰而視之比也俯而視之師也比以陽居君位
上下親之新以樂也師以陽居臣位上下歸之所以
愛也陽德一也爻位殊也愛樂所以差也臨觀之義

或亨或求仰而視之現也俯而視之臨也臨以二陽上長陰折以亨也現以二陽上處陰自然求也此可與存義者舉是四者餘可知矣

顏達不正康伯

孔顏達嘗撰周易正義與馬嘉運趙乾協蘇德詳等參詳以衍于世觀其發明三聖之旨通貫萬化之蘊亦深于易然于下條云案諸儒家卦制器皆取卦爻象之象陰康伯直取卦名制器按上條云制器尚其象則取象不取名也韓氏乃取名不取象今既遵韓氏依此釋之甚執顏達失聖人之道也夫洪生碩儒

為注䟽以啓導後而使其歸趨今韓氏既失於取象
之義而已為正義不為剖析是非又從而蹈其失夫
琢木為耜揉木為耒蓋取諸益二耜震下而巽上震
陽木動也巽陰木可揉也琢揉為耒耜之象其動在
下耕田之象也而韓氏乃謂制器置豈以益方物何
哉又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蓋取諸渙者坎下而巽上
坎水巽風也風行於上而乘木有功故為舟楫之象
也而韓氏乃謂乘班以散動者何哉斷木為杵掘地
為臼蓋取諸小過小過者艮下而震上艮山也震木
也山止於下木動於上杵臼之象也而韓氏乃謂以

小物濟用何哉

九經疑難卷二